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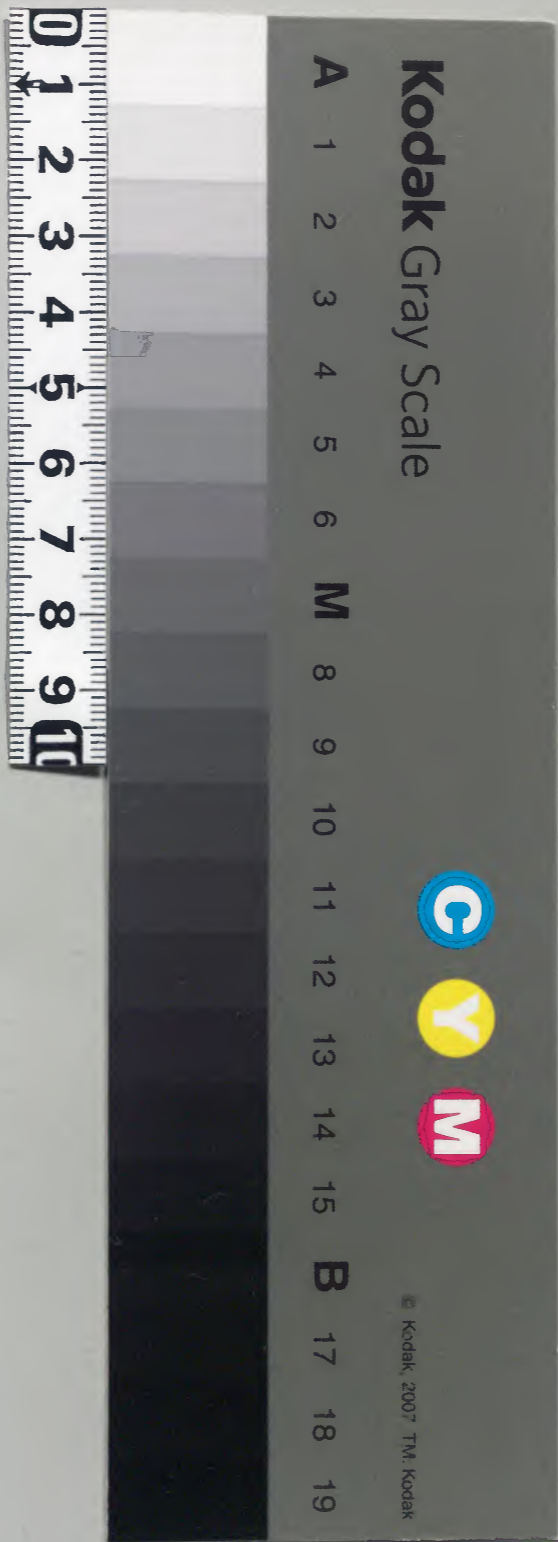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

十十六
八七六

一	五	漢
〇	三	書
八	九	門
八	三	類
冊	架	函
架	號	類

特	五	漢
西	三	書
十	九	書
一	三	類
冊	架	函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93
冊數	10 (610)
函號	列 41 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一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我禪師

天白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德山鵝湖紹奭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真寂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淺草文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知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知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已三十八人見錄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第二世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邠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八人無機緣詳錄

澧州夾山善書禪師法嗣二十人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蒙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已上五人見錄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優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益州棲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体和尚

行思禪師第五世中

前朗州德山宣鑑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寫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禪師為友自餘杭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主入所提赴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遮箇阿師祇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交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坐天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手擡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日飯遲德山掌鉢至法堂上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便云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音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未後向山問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是月老僧那師密啟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某三年後示滅師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遊三人聚話仔焉然拍碗水邊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自此遂師於洞山存誓王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勸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恙日子黃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滅師平德曰

如是如是當善護持。止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雲峯師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
前古毒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
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曰。上堂謂諸徒曰。五品昇究。涅槃經七八
年。觀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僧出禮拜。請師舉。師
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下方。下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
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
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
段義。時小巖上坐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
朝底嚴無語。來山會上僧到石霜。相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認。開梨
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嚴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嗟。僧曰。恁麼。即珍
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曰。大眾

夾

還會麼。眾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
石霜雖有殺刀。且無活火。劍師與羅山小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
師迴顧。曰。麼。羅山舉手曰。透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
行數里。徘徊閒。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
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
是。曰。不肯德山。師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關。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
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
遮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
曰。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
最得。師引頸作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雲峯。奉
前請被杖打。遂下。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雲峯聲聞人見性。如夜
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
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與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
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羅裏蒲盛油問弓
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不僧曰
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地向湖裏著
問萬文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叫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
挂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爾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
師皆作噓聲而常謂眾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啟之後
中原盜起眾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
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啟二年
下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眾為起塔壽冥
十億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岷山塵

傳 側吏切與真 同種乃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魚氏家世奉佛師生惡
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為之動容年十二從

賜

其父遊莆田玉潤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二十
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哭受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
具足戒父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剎
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梨行脚為
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自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為什麼不許認佛師曰
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兩字盡是釋文作麼生是本主坐主無
對五葉神代云 更分三聲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吉人云吾常於此切
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撥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
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
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隨也僧問寂然無依時
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三師

傳音一

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空露
 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
 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
 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相與坐
 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押住
 且追道栖無對師蹋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
 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
 七也僧曰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
 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
 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此即鏡清遮僧過在

路

什麼處便喫棒什曰問得徑山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
 得徹困什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樓身云那僧若會學法莫為什麼波
 也連會麼且如雲峯便是肯伊不肯伊師曰謂慧稜曰稜即五見瀉山問仰山諸
 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又問汝作麼
 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取起拂子曰還隔
 遮个麼曰若隔遮个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持云
 个入路師曰靈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商
 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
 其僧却迴師問閣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
 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

指示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之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

便打後僧舉似文少云然欲得會處我與汝說不喻如會片園東西南北時因舉六祖云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六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

太原李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曰各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錦

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與棒只如李上座自道我也好與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美又在東上座無有不知初

機兄弟且存麼生會東揮扇有雪意恁麼道為當與棒別有游處眾中吹作自掃地掃地置担担不是風動不是

作麼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

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問平洋淺草

塵塵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

離什麼處僧曰離瀉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

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

曰山頭老漢蹉過瀉山也東禪林云什麼處是瀉山當壁過其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

且是瀉山為此也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

舉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長庚後舉以泉州五延初乃曰此僧會與轉師問三

古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使出去維湖別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又草長庚後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坐

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

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

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

三五步召曰上坐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拈槌豎拂不當宗

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不顧僧

問三乘上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

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眾盡是學佛法僧

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此來拋擲引玉法眼別

何得貴師上堂舉拂子曰遞个為中下僧問上上入來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遞个為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全身

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

喝

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往寺莊路逢懶猴師
 曰遮青生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稱未僧曰曠劫無名為何什麼彭為苦
 鏡師曰取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問師
 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
 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德
 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於羊挂
 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於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
 餘年學者久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二月示疾閩
 師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
 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恭曰識麼臨盞大笑遂入室焉既臨盞順世與所入之天台瑞龍院天開
 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一日午時命眾聲鐘顧左右曰去言訖跏
 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明人建塔

泉州尾指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禿取个
 不會好師曰不會成禿个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造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
 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

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自非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
 痛蒼天非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趁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
 拄杖打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禪師僧問三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

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惑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
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
頭即在所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采山後聞師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
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由天請
益經一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履始忘身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
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策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
不來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為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
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時對
無爽聲植二十餘祀瀾陽信二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
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
為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時教何誰叙師又曰代時教只是收拾代時人直饒刻徹
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事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
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
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樓賢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尋
參學禪石霜之室既承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樓賢
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忘麼
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
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
雲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
霜印記化徒於九峰焉師上堂有僧問無聞中人行什麼行師
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聞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

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
 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涑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
 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榻其交借句子是指月於中事
 是話背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家建許
 多名目拍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
 試話會着不假耳根試采聽着不假眼試辨着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真但向空根下商量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
 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
 恩赦何來師曰涑光雖徧闔內不周曰涑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
 曰涑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
 汝道巨獄還曾守土也無曰恁麼師曰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
 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
 麼奉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相相傳復傳
 何法師曰釋迦慳加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同歲老
 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為何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什
 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
 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
 曰一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
 古有言具心妄心如何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
 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
 曰本體不離曰為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
 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
 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曠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

曰既不借二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什麼貌不得？師曰：僧孫却許誌公曰：未嘗僧孫得什麼人證言，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間，動容洗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白學人不會，師早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爇師後住初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舟，止涌泉之蘭若。日師不坡袈裟，裹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繫牛而去。二禪客憇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一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那邊那邊事作麼？生入無對。師曰：真道騎者不識好。

揚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為闍梨切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為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掛過汝不奈何。翻有問答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見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見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為什麼弄蛇？師曰：迴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相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閉目豈又開目？苦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坐來。師臥出氣，聲第坐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

爽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眾乃展兩手出舌三寸之時第三坐
曰諸人和尚吾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云吾根
硬去也再言之而生寂謚紹隆大師塔名廣濟

朔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慈嶺
不穿雲石霜輝耀師第三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
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具五俱輪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筍瓦椽

鄂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觀破
子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為
一句師曰只恐關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

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趨之

潭州鹿苑輝耀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僧道師敲火鑪僧曰親
切處更請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
在來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麼師
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怎麼即縑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
下曰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末言下言便
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
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鑪香師曰廣大勿久艱曰艱者如何師
曰吳根俱不到問父響響拯迷到來為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關梨不
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緣為什麼貌話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緣

諸公也貌不成曰諸公為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續不將來曰和尚

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迫不得曰和尚為什麼貌不得師曰渠

不必奇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語垂語曰有四種人入說過

佛祖步行不得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人說得行得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阿那不是其人師出眾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

得者只是無苦不許行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

許說又說得行得者即是面蓋相轉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

斷命而未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閣梨自己作麼生師曰

該通會上草草草草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

人相逢拍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

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閣梨也須倒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句

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

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

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三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

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眾百數終壽九十有二益真寂

大師

南嶽玄素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沈靜寡言未嘗衣帛眾謂之素布

衲始見德山鑒禪師升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

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三十里寶臺拉三石門徒四方後進依附

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柴燒舍為害滋甚乃作舍

繪

山謠遠滿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獄中蘭若無復延燒師
之力也會山謠○會山兒無所知年生所斷○山謠中最好術獄至○松利奔推身投靈為野為無
年種不多求年更祈當陽坡國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前召僧入付囑令備
薪蒸又留偈曰今在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足而逝
閣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談氏幼年出家依本
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
濟常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
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瞻見之不覺見竦然乃棄庵至
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
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閣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作師便身夾山

曰往往閣梨且莫草草為念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閣梨截斷天下
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
茲服雁與化代不但知數載作佛其慈眾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
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
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眾曰石頭枝看看即
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尚如是即吾道
不墜矣既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
忽數年何處非難師曰在閻闔中曰何不識夾山處去師曰無夾山
有荷難曰閻闔中如何非難師曰雖在閻闔中且不識故人問測又
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去之傳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
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公讀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
見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豈話否師曰豈外之機徒勞自擊無對
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真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在

撞奔湊師二眾曰未後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
 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又曰指南路智者知路問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
 似大陽輝問任麼來不立任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瑞雲新祥子
 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無修無證者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琪漢
 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菜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
 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凡骨豈有毫髮梯梯然難映問不傷
 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影轉迷者護彷彿問不諱今古時如何師曰
 靈龜無背光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
 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主坐時如何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
 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主行處絕孤蹤

荒

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翠足白不移輪問枯盡茶田獨
 立事如何師曰鷺何雲果猶可辨為技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
 雙舉師曰柏樹無橫枝鳥來難辨足問終皆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
 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任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喚候
 作鷓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震布鼓
 聲銷問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
 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眾曰孫賓收鋪去也有下者出來時有僧出
 曰請和尚卦師曰汝家父耶死僧無語掌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并底蝦蟻不舉頭
 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再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荷延至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
 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淨不濁魚龍

荒

真第...

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
存機猶滯迹去九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
秀片玉本來輝問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狸之
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狸之怪問疑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
嶽嶺巖石千般運動不異不疑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銜
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
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同
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也
師曰但自不三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
人字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
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
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
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白出家之法長物

任第...

...

在

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結構之務悉從發停流光迅邁大道深
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徹至冬師
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一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
問汝等若道避个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避个不是即斬頭求活
時第一坐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排燈師曰避裏是什麼時節作
避个語話時有彦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
狂更道曰彦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彦從無待者祇
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冷侍者喚彦從入方丈曰闍梨今日祇對老
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二日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
子曰彦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彦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坐實不知 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
會是怕見鉢袋字 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衆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子

傳第...

...

切

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全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
洪共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年聖借豈向爾機求曰只如不借不來時如何師曰
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羨影莫
向石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
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什麼
彌勒遺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久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
初召眾僧而告曰吾本約在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月齋
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奔還去也無師曰深
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
知月色寒

江西道遙出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
前或即五日齊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曾索問洪鑑
猛能真鐵何物師曰真佛真祖曰佛祖作麼生真師曰業在其中曰
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九年不說奇如何是不說底一
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
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
特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个最親師曰真金不
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
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為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
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父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
曰海水不焚杓子音問不俱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
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明前真佛子曰學人為什麼不見師曰
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明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泐
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藥
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塗水謁三峯和尚雖
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花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
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麼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
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負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
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
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闍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
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
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若能啣乳乃
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上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
演夾山與百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樓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

諸素志矣師上堂謂眾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
影為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
絕迹迷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
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百請
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吟鸞颺問不辨中言如
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
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日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
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窺戶不掩對月莫深問如何是青青路
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
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三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
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
邊云師曰喪劫棟梁社蓮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
曰青青翠竹處處薄曰真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聞梨有什麼
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齋射
射連連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
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薄曰句迴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
師曰鏡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薄曰過在什麼處師
曰個黨之辭時人知有薄曰怎麼即真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薄曰學人即怎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
夜地梭寄錦放西舍薄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
漏謂公事花云當作王樓謂樓翠也耕人用種所以布子種種銀可謂者麥行若正
謂是也魏略曰青陰為燈燈太守民不盡耕種因教民作種少有力過半然
不盡之詳出焉音聲不是行家作薄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
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故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被位
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
前師曰只如橋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選尿牀鬼僧問
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解豕希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溪無底學一滴潤乾坤
問曹谿一路公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皇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
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洲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
子歸青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早
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
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
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負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

碧潭

傳卷一

曠劫不曾沈玉露目前豈無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逐沙釣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景德傳燈錄第十七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下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已上一十八人見錄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太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已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六世之一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見六人錄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真國和尚法嗣一人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一人見錄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

襄州鷲巖善本禪師一人見錄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已錄

陝府龍峻山和尚

大光山玄禪師

漳州藤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已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二十人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初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初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殼禪師

洪州初潭卒和尚見錄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人見錄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

雲蓋山景和尚一人見錄

河中府樓巖存壽禪師法嗣一人

道德禪師一人無機揚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年依師受教

三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

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

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

洞山問曰闍梨名什麻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

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

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問

闍梨如何祇對曰道膺非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恩大和

尚生後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恩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

之曰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踞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住
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也
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
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坐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
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
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
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日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
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
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
膺闍梨師合將西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將西洞山曰用多
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闍提人殺父
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
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

開雲居山四眾臻萃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尚此衣
服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乃謂眾曰汝等既在選个行流
十分去况不較多也更著此方便是上坐不屈平生行脚不孤
負叢林古入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
行方有此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復踐玄途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裏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
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觀上坐問的罷標
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
師曰何必闍梨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
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糞和問眾還會麼眾
曰不會師曰越不律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亂亂和尚師曰與
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開却門問馬祖出八
十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

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
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眾曰
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於羊挂角莫道迹氣
亦不識僧問於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
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以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房
問於羊挂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眾
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個相似時
如何師曰不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
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為不將來
所以却迴去師謂眾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
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
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
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為久輕賤崇壽稱其心外有法應隨
惡道守住自己為久輕賤僧問香
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合也須抉出有一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闍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
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
峭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峭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
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
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為什麼黑如漆師
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合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
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
問才生為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
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
不得者師謂眾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
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
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莫將來將來不

相以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為
 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針夾鉤鎖相續不斷
 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親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
 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什麼如此恐怕無利
 益體得底入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醜出不是汝強為注運如
 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
 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
 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根心識作無限中
 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著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
 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
 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
 如是三十年開發玄捷徒眾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
 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為大眾開最後

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眾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
 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勅諭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

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

盛舍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閣梨名什麼對

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

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植數載乃辭洞山

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云邪師

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

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

無師曰不相識曰為什麼不相識師曰為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
 分也師曰眉目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

師曰曹山却疑白和尚為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續云曰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實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又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又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聞梨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索玄覺云什麼處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豈得個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鹿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

喫了

乃點指曰二三四五足問魚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入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拍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為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眾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呈句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師問疆德上坐曰菩薩在定聞香象

真卷一

三

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涼也
 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
 學入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活著
 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父曰遮个莫便是不師
 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被蓋
 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未右曰
 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德慶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
 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
 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羊處問半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
 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
 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

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
 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之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
 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字為復別有道理還斷得
 麼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眾
 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眾獸近
 不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
 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
 前來為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
 木上更采些子華問才有什么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僧
 舉有文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石相云猶帶喜在
 體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
 又問如何是觸體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
 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
 息

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
 斷曰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
 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
 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較
 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為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
 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
 問知事僧曰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坐行脚到
 處只管九十月為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
 有七明人奉真骨樹塔勅諡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赤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為洞
 山曰聞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舊進語云終不敢
 負和尚足下煙生洞山云交

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坐僧曰既是

要

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
 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
 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
 曰是關梨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鄭氏年十四於吉州
 蒲田寺出家後往高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
 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不餘月安日和尚上堂不蒙
 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與前語問洞山云聞翠微
 老僧法服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

平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
 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
 自道過遂于洞山隨眾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
 待洞水遊泳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首復摠衣入松受湖

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眾法
無虛席上堂示眾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
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
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入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
礙入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入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
又去不得道江湖不礙入祖佛雖無謾入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
佛成謾又去不得道祖佛不謾入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
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
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
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

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
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上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
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
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
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之心此箇始是道人若
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天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待_下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
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
禪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問古風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
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
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

解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問最好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
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
个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兔無徃月之意時如何師曰
堯舜之君猶有化玉東禪齊是什麼問訊上
坐十二時中是什麼時節問如何得此身安去
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
誰惱亂汝師梁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
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墮千方丈前詰且端坐而逝壽
八十有九

京北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
上閒般柴下閒鋤地時第一坐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
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
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
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

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
相逢時作麼生曰反反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千
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
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
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為什
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
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永勝未審天王赴何誰願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日車駕入時燒香帝問曰遮个是什麼神師對曰
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為榮枯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晉州二房州

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誥寶智大師無為之塔
京兆觀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
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曰松江岸採蝦蟇

覘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覘子和尚
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
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
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取徒演法
惟佯狂而已

鉤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關中師曰遠涉不易曰
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
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
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樓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
標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
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
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三減有僧問曰和尚曰年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信亦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

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問師曰胡地冬抽

笋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

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我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

三尺餘鬚鬚覆蓬萊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于

洞山洞山曰賀公羽翁喜公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隋州土門小

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

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

子裏中言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

師曰金銀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及

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

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今已彰復有何事時

荒

傳二

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
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
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
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才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個什麼不貴未生時
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鄉白馬及平到來為什麼不見
師曰是汝不見千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
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
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
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鵲何僧云德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任吞僧云吞
云好蝦蟆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李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
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渡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
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越出渡
僧著師問眾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眾無對問如何是超佛
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
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力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力問師還容許否師曰禾山峇
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成啓禪師先住蘇州寶花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
無合玉鑪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
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渡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
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遮裏扁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

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
 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上卷又在徑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閒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
 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天得
 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見
 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為什麼不立文師曰歸亦歸不著曰恁麼
 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
 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
 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百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
 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
 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申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
 來打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先去須師在洞山隨眾參
 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
 沈吟良久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
 惺悟更不貪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鑽住後上堂示眾曰諸上坐有
 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
 須團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
 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
 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啻擊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
 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
 點法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
 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裏帶問水灑不
 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

滅後勅謚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大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眾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心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分供養著洪州西山眾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為別事之師指示師曰汝諸人來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阿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見曰不落意見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喲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撥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否坐主較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汝無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主宗乘如生也玄沙問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何舉唱然且不可為開梨又荒却長之緣亦就矣厥後眾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記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



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眾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眾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殺音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眾洞山門下時有鬻鐵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為能鋒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挫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巖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付道者作麼生會付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付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慙病僧意因敲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慙愧好師曰闍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問如何是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

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
若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
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
叢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閉世有
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
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窠中禪師受業
時巖頭雪峯在眾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王緣契德
山各承即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
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
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堂
師曰是即是打我大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自後於洞山言下發
解乃為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眾前自巖過舉初

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
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
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典尺誌公剪刀
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
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
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
自代曰眾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
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
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
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為我恁麼便不得恁麼
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欽山為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茶店
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

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人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兒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求禮拜。後便問云：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法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前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為欽山發箭，前良久，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丙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前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王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

著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沉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未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巖頭頻召與語，徵壽無恙。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參禪上更著艾，焦日和尚又苦如此。

然

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批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欽慕請住瑞巖
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
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
有柁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
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
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
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
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曰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為
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
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日有村
媪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念性至舍乃見
兒婦提竹竿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
存諸別錄

吉

帥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林店問如何
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
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叫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言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
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
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
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
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
法寶大師初上堂曰方升坐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
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菩薩僧起擬伸問師乃喝

出問如何是奇特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閒白毫光照萬
大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
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獲
誰是衰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
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
曰乙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句師曰披蓋識麼
僧擬進語師曰話隨也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
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
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
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
曰百鳥銜苦華時如何師曰身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
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敬祝觀彌

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彌腰前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毫爛意作麼生師
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
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
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
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
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竈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
師曰額上珠為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坐僧迴首
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
衣示偈曰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才分招的筭密露不

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

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眾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
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北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

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傳

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

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

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

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

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問
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荳木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入路

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繼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

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作僧問攬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時

如何師曰辟月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鞋

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

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與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

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行上俗下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空時不展拓時

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異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馳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

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三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

岳頂浪滔天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

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後鳥嘯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在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

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

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
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穆穆曰如何是道者家
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
無牙筋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轟不借萬人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

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

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

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釘自有旁

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五岳秀万嶺不知春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

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事車

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

煙靄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

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

業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

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我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

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日謂之

曰汝遠遠而來矐矐音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

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音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

明厥旨願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

垂誠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為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

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入來

頌

傳第二

十一

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
 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監院復虛其室命
 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曰若汝不惜問仰山插鐵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
 踏倒鐵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
 頭大尾米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閣黎道
 半曰為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
 曰為知已喪身曰為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
 眉數目視月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
 曰莫非摩利文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
 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
 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燭請師烹鍊
 師曰槌下成與否恁麼即真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木

中行劉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眾
 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
 日令侍者啟芳文集大眾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
 識取珍重先是大眾為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坐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
 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大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曰燒畚歸院
 泉問去什麼處來師曰燒畚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
 蛇鑽入鼻許之後居大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唇
 吻事如何師曰待汝鑽鼻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
 有二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閣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
 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

傳第二

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
台山華頂峯海迹莫知所終知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
正作開曰正作開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為
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胡蝶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號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
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

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_門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
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為家問如何是道師
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具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
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為
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
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是安清功歸
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質曰轉為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
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補刊景德傳燈錄施主芳銜

建仁任持比丘

妙在

前建仁任持比丘

善育

建仁任持比丘

仁浩

萬壽任持比丘

明千

佛心任持比丘

祖令

瑞應比丘

仁球

甘露比丘

本兆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十四人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怱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鄉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弁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已上一十人見錄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天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

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唐平忽莫出塵乃

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
師受具布衲苦履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
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
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個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
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三祖不
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
師入室資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
捷與修多羅真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
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古雪
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
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
呵云看揔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

來殊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揔不知看恁麼大
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
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
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越讚讚是汝
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被我喚作生盲生龍身底人還是麼肯恁
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向曾恁麼人十方諸佛
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
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如我道釋如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彌腰前認他墜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
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个稱說尚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緝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巖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觀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觸髓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妄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在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果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

蓋

任

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上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于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寢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護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擔淨德
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消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
我如今立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眾曰是汝真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
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
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為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
若識得未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解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道沙門眼把定世界由蓋乾坤不偏絲髮何處更有二物為汝
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
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
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
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志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
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剝骨究實不妨亦
得觀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託言記
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跣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
人把住詰問若沒去處便真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
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為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
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
聞向五蘊身由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又知麼我今
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

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个喚
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
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
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
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由主空但識取汝秘密
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通周沙界我今少分與汝智者
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
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
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
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
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
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
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水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
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
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枝荷如
生脫龜筒相以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盡
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邊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
知求末為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拍汝父
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
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
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火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
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了明朝後日看變又驢胎馬肚
裏牽犁拽耙銜鐵負轆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

土裏

易受天頭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
 有這个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
 與汝金剛齋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雪峯今訪于師師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想知有不求知
 者歸宗未別師曰山頭和尚與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並請余耕掌三下
 見一蛇以杖挑起乃眾曰看看以乃芟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
 更不顧視眾愕然雪峯曰俊哉師曰隨侍雪峯遊山雪峯
 拍斥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
 下師曰天依報即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
 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拍火鑪曰火
 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
 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
 眾皆望風而賓之聞師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

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眾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曾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竊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个瞌睡
 竊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已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惠龍耳作麼又曰仁者如令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呂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
 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入師
 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
 能覲得可中純壘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還會麼四十九年
 是方便只如靈山會有百萬眾唯有迦葉入親聞餘盡不聞汝

道迦葉親聞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
得當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甚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
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給豎拂子還如指月所
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入舉唱盡
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一破結舌去汝諸人賴
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中問處我若
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
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
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擦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
頭又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
儀外如何奉主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提
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

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
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
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乘代和師有時垂
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龍瘧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若拈提豎拂他眼且不見其他說語且又不開口
復瘧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
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又如此僧會不會
法少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坐無事上承商
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准護他兼亦自護長慶後來師問除
却藥忌作麼生道校曰愚作麼師曰雪峯山揀子拾食來送裏
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
日普請往海坑研藥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且汝虎歸院後

若道

用

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

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然

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

對曰寂然過有商量師曰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

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綱別

僧問師學人為什麼道不得師曰吾塞汝口手解道得崇壽綱別

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

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師在雲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寂若學得禪

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往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

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那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曰遣僧送書上雲峯和尚雲

峯開紙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雲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躡過也不知東禪齊云

過若的躡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少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少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

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

不見遮个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嘗

在玄覺云道玄少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少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

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

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

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般若

鬼窟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般若

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韋指

傍僧云上坐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二百

二十里韋曰恁麼即上坐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

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錄云住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捨得此詩上至有行脚眼西天有聲明

主藏到闍師令與師相見師以公箭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

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六師曰大王豈受外國人謾三藏

無對法眼代云大師又受大善養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

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

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見有多少言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

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師與地藏珠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

者閉却明師曰門揔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珠曰喚什麼作門

法燈別和師曰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

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

和尚欲去法眼別云今日更好和尚與地藏珠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雲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問師

曰誰知不問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收取師與津監軍喫果子章問如

叔

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

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此柴師曰汝諸人盡承五男一僧曰既承

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並請爭得柴歸師問明莫大師善

財參彌勒彌勒拍歸文殊文殊拍歸佛處汝道佛拍歸什麼處

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大普多通到禮觀師謂曰汝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个供養門晚來朝去

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

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拍个

入路師曰還聞偈谿水聲不日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未請師登樓

先請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安苦稟旨公請大師登樓

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不昇梯而與泉守在室中

說話有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干拄杖曰恁

麼即某甲罪過法眼別云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

挂

齊云只如云此意作廢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挂板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枯寂會處此三說還會玄妙意也無師應機接物僅三祀致清原石
頭之濟流迄今不絕轉道求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於海內自餘語句
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月二十七日示疾
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闍師為之樹塔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意性淨澹
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
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
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
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
鼈鼻蚘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六有人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大晴好普
請自此醞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
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冰裏冰師在

未

西院問訊上坐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
什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坐本分事訊乃提
起衲衣角師曰為當只遮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曰何得
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
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
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
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
山頂莫即遮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十僧問鼓山天如後和
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
謂獨處偏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
史王延彬請任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
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正月於是敷揚祖意
隨機與奪故毛毳客憧憧曰真道化後闍師請居長樂府之師
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悉

和尚

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空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透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說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裏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文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眾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與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又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地千里外

學妾語作麻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眾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立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眾曰揔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揔似今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再宿語一服各有道理眾中道揔似如此婦什麼又道揔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安國瑤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瑤出接師問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瑤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着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入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教手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未僧前語問保福云此是誰語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

麼衆無對法眼別云師到羅山見新製金龍子師以杖敲之

曰大鯨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咄師上

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

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

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

其由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個殼漏子裏法眼別云師曰夫

人法眼別云遣僕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

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

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練師展兩

手闍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慙大師意否師曰猶較

些子法眼別云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

力法眼別云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為什麼

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有人問僧點

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師代曰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師兩處聞法徒衆千五

百化行闍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來壽七

十有九臘六十五王民建塔

福州大普山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堯率山師事

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

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交骨頭漢山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劫

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恁永嘉人也姓陳氏廿歲不食葷茹

三

親黨強啖以粘魚隨即嗚噓不遂求山出家于本州開元寺
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
恁麼即與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
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忍德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
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三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為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眾曰堂堂處處地師出問曰是什麼
麼堂堂處處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巳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
且隨眾聞中謂之小忍布衲因昔請處雪峯舉漏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為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曰雪峯問師何處來
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
汝托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片之師後遍歷諸方益
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
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
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
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月休之子也辭學察貲屢
擊難之退謂人曰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
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余在師曰今日遇久又小遇久問
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
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鰓魚麼曰不見師曰聞黎不見鰻鰓莫
鰻鰓不見聞黎曰摠不恁麼師曰聞黎只解慎初護末問

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
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
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
麼生師曰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
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為什麼不斷師曰
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
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
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
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
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
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
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
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入闖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忘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
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必何為國曰清淨
莊嚴為國師曰國以何為佛曰妙淨真常為佛師曰闍黎從
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
作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大龍寺始見師乃曰真
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
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個親切到
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
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
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既還稠裱
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個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
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
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

各迎

歸時如何師曰這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
石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撥不恁麼時如
何師曰更多疑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即向我
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
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
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
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
搨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
也師曰得對相辨去僧舉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
百文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
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子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

料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懺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請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問直
得當問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問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眾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
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云有僧
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
點茶童子點茶來師歎訖過盃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
隨門人編錄今但棟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其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
山之陽建塔

傳第七

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志與受心師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入僧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昔請般若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擲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昔請歸自將束藤路逢僧放下藤雙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踰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踰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宗僧各說道理請師說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汝見云什麼是替那僧法眼住宗入涅槃堂與衆書翻云此一轉語却還老見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

又

不知還得也無師曰善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為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首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為父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為什麼有得有失上坐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為閣菴菴未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拳擊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閣師署禪士大師莫知所終舉如余切又音如聲引也信州鵝湖智止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肆業於長安因思

荒

玄極之理乃造重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
法席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又杜問虛空講
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眾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
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
知闍黎不奈何曰為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
入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尚什麼處去師曰大
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
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雲峯拋下拄
杖意作麼生師曰豈是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
好撞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
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
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

今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助令底師曰何更即令
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
參雪峯止龍谿玄侶奔湊僧問土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
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
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
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
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斗暗誰當
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
水無閒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
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否屈時如何師曰

傳第一

一

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處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眾曰山僧十一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起去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會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曰明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

鏡

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錯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師自是聲聞干邀邀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幼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羶穢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遽疾其母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掎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搦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

懸解撫而印之既雪峯歸寂闕師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示致師上堂眾集良久曰南泉在白亦有人舉
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眾驗看
時有僧出禮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
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僧有禪有部
有表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上帝之說他諸
聖興來蓋為人心不學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此空三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向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啻言前寧譚句後直
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木土梁時童子當問一問二問三問盡有
入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
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拔音似未聞其
僧再問師曰點道流食成不重問如何是息盡乾坤底句

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野雞野雞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
某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燈別云
汝撒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個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
云千
山黃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
便將取去東禪齊格云此
言宿語還却得失也無若有阿
那個得阿那個失若無得失
諸人未真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字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踏石門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勞
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閩師瞻仰佛像閩師問是什
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承大
師在衆何得造次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慕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令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他門
裏拈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
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勿爾是个
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慕口擻還怪得他麼雖
然如此也不得亂擻鼓山尋常道更有文不跨石門須有
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在三十餘年五湖
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鼓水未見人快利通得如今還
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

傳第一

六

師

化

湖

知

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師禮重常誦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
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靈峯之室服勤數載
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菩提樹動雲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
紹卿甚生怖重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茫然
惺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
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粒如
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俠客面前如集劍看君不是點兒郎問
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雁得此便也曰莫便是
接否師曰渡漢來渡裏插觜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
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个聾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爲
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住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

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闍師請轉法輪卒徒本基上堂曰
 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
 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能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
 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爾人
 福州蓮華山水福院超證大師從^{先住漳州}僧問儒門以五
 常為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
 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
 曰汝道我狂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
 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
 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
 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
 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
 咄看箇前便歸方文問請師盡法師曰莫埋沒問大眾雲集

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作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眾曰三尊不並化便歸方文
 杭州龍華寺真覺見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雪峯
 之堂真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眾務閩中謂之照布衲文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夫却一
 片也眾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
 舒手視其眾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入傳虛萬人傳
 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坐作舞曰沙
 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踢球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
 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為汝入禁却齊雲也曰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人眾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
 三言點九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成鐵麼曰點

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言敢希垂示師曰向下不薦後悔難
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眾悅隨日謂眾曰盡令去也僧
曰請師盡之師曰咩咩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
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公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
主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
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
一百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
問向上一路十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十聖也疑我
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空言帝斬殺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
淨名杜口於毗邪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眾曰
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
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公爭敢論問
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個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

山僧麼問未部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
口也師曰寒山送瀉山又曰住住閣梨失台山僧失口曰惡虎不
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慕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
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令寺問是什麼即俊鷹爲俊鷄
趁不及師曰閣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
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
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
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菩提樹曰爲什麼似菩提樹師曰素非
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梳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
法禪衆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
骨道真真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
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十六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今象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

大張法席問不借三請師道師曰茶堂裏匙剝去問國師
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
之僧曰如何舉以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夏與
諸兄弟誦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問舉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
是點法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法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鋷時如何師云大有
又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鋷問古又拈槌豎拂
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為什麼寫詩云真不得師
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
不帶凡聖習機何示師曰莫向裏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
皆不為示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
禮拜也不會錢王鄉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重刊景德傳燈錄疏

東山沙門妙在撰

傳燈錄者

七佛心肝諸祖骨髓迺代承二各弘教外別傳之
道貞和戊子之間前勢州玉峯大居士痛念
本朝無有此枚喜捨家財命工刊行永置于建仁
禪寺

普濟大聖禪師塔所天潤禪菴廣大流通以報
佛祖不盡之恩湖海禪流無不欣慕也適羅文和
乙未十二月丙丁之變其板大半失之山中大用

任首座重欵補缺傳諸無窮其志垂千萬世難磨
滅輒持小疏徧叩

大力宰官居士同道大善知識或一力成就或隨
量樂施所獲福報豈易量哉

景德徧成佛祖言一千七百一人全迦文自接然燈
後達磨親傳般若前續焰點芳來的一回珠轉玉正
彌三須知此話重行世白壁黃金信手捐

延文三年丙申十一月吉日

謹疏

幹祿比丘 宗在

文政壬午

